

“穷在深山有远亲”

——红云集团“最光荣品牌”巡礼

陈昌云

面山而居与困山而穷

汽车,始终在山里晃荡。不是颠簸是在山巅,就是依傍于溪流。不是蜿蜒深谷,就是逶迤于峭壁。

云南国土面积以94%为山地著称,连续20多天走完滇东南的富宁县,滇西南的镇康县,滇东北的会泽县和巧家县后,这种关于山的感受尤其深刻。从滇东南到滇西南,再到滇东北,无处不山。

在云南人的心目中,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能穷尽的大山导致贫穷。

山对于人是禁锢与封闭,困山而穷,这是云南的现实。

云南的贫困问题最突出的除了城镇化、工业化程度太低以外,大概就是文化科技的落后了,文化落后导致人的素质低下,益发加重贫困程度。

据资料显示:全省贫困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很低。73个国家扶持重点县总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一半强,而大学本科人数仅占全省的10.80%,小学文化人口占到了全省总数的56.15%。

“由于教育文化水平不高,接受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差,致使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十分落后,发展商品生产、开拓市场的能力相当弱,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差距大。”省扶贫办官员说。

与贫困相伴的是,在这块山石嶙峋的红土地上,独特的气候、土壤、传统和人的努力,产生了一个对于社会责任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大型企业——红云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云”)。

是这个企业3年来的扶贫业绩使人们思索:作为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它的社会责任到底应该怎样体现?作为具有声名卓著品牌的大企业,它最光荣的“品牌”又是什么?

进入12月,记者连续20多天对数十人的采访,三千多公里的行走,对10多个扶贫点的实地访问,终于明白了红云对贫困的富宁、镇康、会泽、巧家四个县,乃至对云南全省,意味着什么。

红云宛如一朵飘荡在红土高原3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祥云,为各族同胞送来了吉祥雨露。

仅仅用了3年,扶贫,被做成了红云一道最令人感佩的“招牌菜”。

仅仅接受了3年,富宁、镇康、会泽、巧家,这四个远处长山的贫困县因为结交了一个远在省会的“富亲戚”而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这一来,那向著名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定律被打破了——虽然远在深山,他们依旧有一个富而有情义的远亲。

红云扶贫办主任华业顺一语道破红云扶贫的动机:“扶贫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要生产优质产品需要梳理出一个优良的上下游关系,扶贫其实是迂回地为企业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其次,红云需要一个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的形象,作为高利税的烟草企业,仅仅独善其身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消极的。我们要从经济影响力逐步扩展到社会影响力,主动担当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

“动真情、扶真贫、真扶贫”

红云扶贫的价值理念共9个字:“动真情、扶真贫、真扶贫”。

“动真情就是指我们不带施舍心,不以救世主自居,真心实意帮助山区的父老乡亲。扶真贫,是指帮扶那些真正困难,需要我们假以援手的地方。比如,我们认为农村贫困的表象是经济拮据,而内在根源在于农民文化素质太低,不解决‘治愚’的根本,贫穷可能是‘世袭’的。因此,我们对学校教育投入很大。”红云扶贫办主任华业顺说,“真扶贫的意思是我们有具体的措施、制度保障,真枪实弹帮扶到他们的‘患处’,不搞花架子,不玩虚的。”

红云集团副总裁许力为告诉记者:“我们不是搞钱完事。我们要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调研、论证,要签合同,要检查、要落实,要确保质量,还要验收,看效果。所谓‘真’就体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

“我们这里,什么都穷,就是山和石头不穷,你看,只要是山就必然是石头山,有块平坝太宝贵了。”在富宁县,陪着走访的县教育局局长张丰初指着四周突兀的山峰说。顺着他的手势看出去,弥望的全是一座座金字塔形石头山。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少瘠薄,石头众多。

与该县所包含的期望值不同,富宁一直以穷困著称。这个县东与广西百色接壤,南与越南交界,全县国土面积5352平方公里,人口40万,贫困人口9.97万。这是一个石漠化

较为严重的县,全县96%的国土面积属山区。

在这个县,穷是普遍现象,而学校,尤其是农村和农村小学益发穷,从暗喻的“穷就穷在人的素质”这个认识出发,红云把扶贫的重点搁在了帮扶当地教育上。

富宁县田蓬镇水槽子小学和蔑洒小学是两所直线距离高中越边境不到5公里的乡村学校。

12月2日,在这两所学校,记者看到了从教学楼到远程教育设备,从课桌椅到学生食堂的电子消毒柜、冰箱、米柜,全套簇新。

而在此之前,想起孩子们极度简陋的校舍,作为校长的周乙心里很难过:“红云未给我们建新教学楼我就在这个学校工作一年多了,田蓬这个地方冬天雾大,教室里雾气腾腾,第一节课即使开灯也看不见,现在好了,红云给我们配了全套教学设施,从远程教育系统到电子琴、钢琴、手风琴、单双杠、篮球、乒乓球,所有音乐器材应有尽有,比中心校还健全。”说到红云给他的教学设备,他很有点自豪:“前几天中心校搞教研活动还来我这借我们的钢琴呢。”

有了教室和宿舍,最幸福的是这些从五六岁到十一二岁的山区孩子,“现在他们不用清晨5点钟就起床,赶七八公里山路来上课了。”年轻的陈永兵老师说,“有了食堂,孩子们也不再像以前,用荷叶包着饭从家里带来了。那时看到他们在教室门口用脏兮兮的小手抓各自家里带来的饭吃,我心里很酸楚。”

采访结束,正值中午,只见孩子们排成行,用统一的不锈钢餐具吃饭。周校长告诉记者:“我们自己的不锈钢餐具,每周吃两次肉,平时饭菜不限量,管饱。”

镇康县县城就位于中缅边境,“从你们住的酒店顺着大街往南走800米就是国门。”镇康县县长尚东红指着一条繁华的街道说,“这应该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国门设在县城大街上的边境县。”

2005至2007年第一轮扶贫,红云在镇康先后投入了1040万元,用于人畜饮水工程、道路建设、少数民族扶贫开发项目,红云希望小学建设和助学工程。

12月9日,记者在南伞红岩村红云希望小学见到,从校舍到课桌椅,从篮球场到电化教室,清一色都是红云配备的。在勐堆乡,记者看到了红云捐资修建的党员活动室,实地考察了红云出资修建的饮水工程。村民祁金苗带着记者到她家看红云为她引进进家的自来水,“我养猪,以前要挑水,每天要拿出半天时间挑10多担水,现在在水方便了,养猪更多,”她说,“有了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也用了,洗澡也不用下河了。”

会泽县作为云南人口大县排行老三,全县有总人口95万,会泽县扶贫办副主任董世宽说:“我们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2008年初,全县仍有51万多人处在温饱线以下。”

作为历史,会泽曾经因为冶铜业发达和护国起义将军唐继尧而有名。然而畴昔的荣光无法遮蔽今日的窘困。截至2007年末,全县总人口94.68万,其中贫困人口51万,占总人口的54%;绝对贫困人口26万,占贫困人口51%;38万人饮水困难;9.6万人居住危房;32万人居住在25度以上的高寒深凉山区和泥石流滑坡地区;3.5万特困群众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急需易地搬迁;10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亟待改造;20万人看病难、就医难;5万人不通电;11个乡镇(镇)不通柏油路;2157个自然村(组)不通公路。

贫困是会泽最大的县情。红云在会泽的扶贫因为有一个生产点——会泽卷烟厂——而更有特点,这就是力度更大,时间更早。

会泽卷烟厂“加盟”红云是2005年的事,但从1994年开始,会泽烟就开始了扶贫助教。许力为介绍说:“1994年至2003年间,会泽卷烟厂累计投入资金2.04亿元,用于改善会泽县基础设施条件和发展教育事业。截至2005年,会泽卷烟厂在会泽县共援建希望小学65所,分别设立‘助学’、‘助教’基金。”

2007年7月,红云主动将会泽县确定为集团对口帮扶单位。同年12月集团向会泽县拨付资金,同时启动金钟镇青云村、普珠村、治都村的新农村整村推进项目。

会泽卷烟厂工会主席罗琼说:“仅2006年以来,红云对会泽以各种形式还捐助了376万元。”

12月19日去巧家是乘坐红云会泽卷烟厂的三菱越野车去的。车出了会泽坝子立即上山,冲出浓雾后,汽车已经在陡峻的峭壁上行驶了。过了娜姑镇,汽车再度爬坡,公里数上穿窄的峭壁,只见脚下壁立千仞,对面的大山如同门板挡住视线,金沙江就在这深谷里穿行,这些峭壁就是金沙江及其支流切割出来的。

下到江边,汽车沿着金沙江顺流而下,道路宽敞多了。

巧家县城就建在江边由东向西倾斜的山坡上,这是红云扶贫的4个县中,唯一一个财政收入不过亿元的县,“去年只有6300多万,今年本有望过亿元,又被国际金融危机给冲掉了。”县扶贫办代主任说,“我们的工业是铅锌矿产和冶炼,今年国际市场价格大跌,生产越多越亏。”

巧家的山似乎尤其陡峻,县城所在地的海拔是500多米,而境内最高山居然超过4000多米。下午去白鹤滩镇水塘村看红云捐资修建的集市,相距40多公里,竟然走了近两个小时,山道狭窄,弯多路险,遇到大型车就得小心翼翼才能错开。

这样的险路,红云人已经走了三年。多年来,红云扶贫资金总数逾亿元,但具体到一些点上,数字未必惊人,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四两拨千斤”。



红云集团与昭通市巧家县签订挂钩扶贫帮扶协议。

路宽敞多了。巧家县城就建在江边由东向西倾斜的山坡上,这是红云扶贫的4个县中,唯一一个财政收入不过亿元的县,“去年只有6300多万,今年本有望过亿元,又被国际金融危机给冲掉了。”县扶贫办代主任说,“我们的工业是铅锌矿产和冶炼,今年国际市场价格大跌,生产越多越亏。”

巧家的山似乎尤其陡峻,县城所在地的海拔是500多米,而境内最高山居然超过4000多米。下午去白鹤滩镇水塘村看红云捐资修建的集市,相距40多公里,竟然走了近两个小时,山道狭窄,弯多路险,遇到大型车就得小心翼翼才能错开。

这样的险路,红云人已经走了三年。多年来,红云扶贫资金总数逾亿元,但具体到一些点上,数字未必惊人,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四两拨千斤”。

红云倡导“扶真贫”在毕业顺看来,其实就是“要扶就扶在人家‘患处’,他哪儿疼最清楚的是他们自己,我在想,扶贫犹如大夫治病一样,病人哪儿最疼,就应该往哪儿。”作为巧家来说,“最疼”的有两处:一个是于县城仅一步之遥的北门村委会南门六组161户,452名村民数百年无洁净的饮水——从5岁起就和姐姐脏水吃了57年的李世祥老人告诉我们,“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吃山上流淌下来的脏水,好几百年来。”

再一个是距县城40多公里,位于海拔2400多米的水塘村缺乏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按照当地民俗,逢双日赶集的这个“市场”从1942年就存在了,涉及周围3个乡镇,1.5万人。说是“市场”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家认同的交易空地,雨天泥泞及脏,晴天则大风扬尘,环境脏乱差,这个没有任何设施的“集市”令乡亲们头疼。

在巧家,红云三年来投入了800万元,做了好几件事,800万元对于一个人口40多万的贫困县来说,终究还是杯水车薪,作为“扶真贫”他们的亮点在于“花小钱,办大事”。前者红云只投入了30万元,后者红云只投入了40万元,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2月19日傍晚,记者来到巧家县北门村南门六组李世祥老院院子里,看到两种水,前一种是通水渠引来,贮存在水窖里的泥泉水;后者是直接引进院子里的自来水管,一开水龙头,清澈的泉水就喷薄而出。

“以前那水是什么水?我亲眼见到,死猫死狗泡在里面淌下来,村民撒石灰在里面澄清一下就饮用,”说话时,北门村委会副主任李绍坤目光盈盈,“让我用它洗手我都觉得脏。几百年来,你无法想象距县城几百米的村庄喝不上干净水,没有红云,这种脏水不知道他们还要喝到何年何月。”

南门六组有161户人家,分散在方圆几公里的山头上,2002年县自来水厂就把水塔建在村边,但对于贫穷的白鹤滩镇来说,镇长罗忠平告诉记者:“花费30万元铺设水管就是‘耗资巨大’,镇政府屡次想解决都有心无力。”

没有输水管网,村民眼巴巴看着100多米外的水塔就是只能喝脏水。这一切被红云派驻该村担任新农村建设工作指导员的戴黎明看在眼里,他把情况向集团作了汇报……

工程于今年1月5日开工,3月5日竣工,清泉流进了各家各户,南门六组452位村民从这天起结束了喝沟渠脏水、远距离挑水的历史。

出了李世祥的院子门,记者看到院墙上写着一句已经陈旧的标语:“时刻想念红云人。”曾在红云看到的400多村民的签名感谢信,在这里让你无法认为它不是真情实感。红云的扶贫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做的。

红云党委副书记朱俊英用10个“有”来

总结“动真情、扶真贫、真扶贫”的“真”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社会责任;有组织;有规划;有项目;有计划;有协议;有资金投入;有检查;有监督;有成效。”她特别解释了“有协议”的含义:“我们出钱帮助别人,我们还要主动签协议,用协议主动约束自己。”

红云的“双向扶贫”理念

红云扶贫当然是企业行为,但同时带有许多个人际遇的感怀领悟。

总裁朱绍明是从普通职工一步步一个脚印走到领导岗位的,父母就是原昆明卷烟厂老职工,从小也经历了许多那个时代特有的贫穷与困苦,下过乡,对贫困地区人民的生计与期许感同身受。

副总裁许力为自小生活在滇东北崇山峻岭中,当过近三年的知青,对贫困有着切身的体会。“我1978年考上昆明的中专学校离开农村,靠学校每月17元的助学金读书,当时我是班里最穷的学生之一……2005年我重返当年插队的山村,发现基本没变化,贫穷依旧。”

华业顺自己打小在金沙江边生活、求学,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于山村儿童那种憧憬世界、走出大山的渴望,有着真切的人生体验,“我觉得,我们扶贫,多少带有许多个人内心对贫困山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感怀,更带有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情感体验。”

红云的领导都有来自底层的人生体验,对贫困山区百姓的生活都曾感同身受,“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去感受,或许也会扶贫,但扶不到这样的认知境界和高度。”

“三年多的扶贫工作使我感觉到,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贫困问题’需要山区人民来帮扶,山区百姓穷在经济上,我们可能穷在心灵和情感上。我们在经济上帮助贫困地区的村民,村民们在灵魂和情感上也在帮助我们‘脱贫’。”华业顺这番话具有代表性,红云领导层一直把扶贫当作教育培训职工的一道特殊工序,把贫困山区当作锻炼职工的“特殊学校”。

在帮扶贫困山区父老乡亲的同时,红云人逐渐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扶贫理念——“双向扶贫”或者“双向扶贫”。

“我理解,意思是,当我们从资金、物资上帮助他们的同时,他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净化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付出。”

集团宣传策划部部长江波多次到过扶贫点,她自己也一直在资助穷家富户的姐弟上学,姐姐资助毕业了江波又接着资助其弟弟。她告诉记者,“一年资助160元的学费资助实在不算什么,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有许多好人……”

在云南山区,人畜饮水问题是大问题,红云在4个县的扶贫都把它当作重点。2007年4月,当红云员工代表一行6人重访镇康县的田坝村,提出想体验一下背水路,每人背着两竹筒水体验了一回山路之艰难,又亲眼如今田坝村人在水龙头下洗衣做饭后,集团团委代表全顿感慨地说:“以前捐款的时候总听说镇康多么穷,但要不是这次回访亲眼所见,也很难想象出来。”

也是在镇康,江波第一次真正读懂了“家徒四壁”这句成语,“一个孤身女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过活,那哪像家啊,连火都生不起,屋子里只有一根晾衣服的绳子连接着两边的墙,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她,她嚎啕大哭。同在一个蓝天下,竟然有这种生活。再想想我们能在红云工作已经很幸福了,有时还会抱怨,不满足,太不对了。各部门都被要求轮流抽调人下去走走,贫困地区对下去的人,灵魂是一种净化。”

陈帆也在宣传策划部工作,他曾经把四个贫困县都跑了一遍,陈帆对通过接受高等

教育而改变自己人生轨迹感触颇深,他说:“我自己就是通过受教育,看到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非常快乐。”

他认为红云的扶贫没有其他目的,“真善与大爱是无痕迹的。我们就是为了改变,企业的力量也有限,但要力所能及地改变一些状况。”

在创新培育职工教育机制方面,集团领导认为,不少“80后”职工从学校毕业就直接来到企业,“不知稼穡之艰难”是客观实情,不可能复制20多年前生产车间灰头土脸的场景而让他们感受创业之艰辛。即使是老职工,也因多年高福利行业的优待待遇而难免“忘本”,因此,在帮扶边陲贫困人民的同时,又开发出一个提升企业职工道德水准、良知的“学校”,就成为红云领导不时考虑的问题。

不仅一般职工,就是领导也在帮助别人的行动中使道德素质得到提升。许力为诚恳地说:“的确是双向扶贫。贫困山区的

农民是穷在物质上,我们城里人则穷在精神上。我们不少职工出了家门进校门,然后进厂门,不知道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有多艰难,欲望无止境,物质生活好攀比。其实,比较一下山区贫困农民,同在一块土地上,他们过得这么艰难,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和生活环境。”

朱俊英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帮扶中,我个人也是一个净化心灵、增加爱心的过程,它教育我们,要感恩并敬业,珍惜工作岗位。”

在镇康,在富宁,在会泽,在巧家,那些活生生震撼人心的贫困使集团领导在痛心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进行“传统教育”的样本。于是,“扶贫”这个客观上隐含着“施舍救世”意味的概念和行径,就变成了红云中层层干部轮番批到扶贫点接受山区人民道德水准帮扶提升的企业行为。

令红云人很感动,同时也值得学习的还有贫困地区人民那种纯朴真诚和善良。

镇康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郭照荣和红云的领导、职工打交道最多,“他们从昆明到镇康,要先到临沧,从临沧到镇康340多公里山路,都是我开车去接他们,走的时候也是我去送。”郭照荣说,“今年10月,我去临沧接红云的一位女领导,我看见她急匆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接待处的副科长穆志良,告诉他们,红云领导会抽烟,发烟时别忘了发给她。因为女同志一般不抽烟,我怕穆副科长不知情怠慢了。”

华业顺告诉记者,镇康县政府每年都要给集团职工送来一车菠萝,“一开始,菠萝就散落在车上,容易损坏,后来发现他们用木条箱一箱一箱认真装好,再装车。这点水果不值几个钱,但让我们感到心热。”

镇康县县长尚东红告诉记者:“去年8月22日到25日,许力为副总裁来镇康调研看望贫困学生,那几天下雨,上山的路泥泞不堪,汽车打滑,许副总跳进泥浆里就推车,我们很感动。他把他那一趟的行程总结为体验之旅、感恩之旅、责任之旅,其实,对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有人说,红云很有钱。我告诉他们,红云的钱是靠辛勤劳动换来的,红云帮助我们的1500万元,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到这个数?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把他们给我们的资金管理好使用好。”尚东红说,“我们每年都要定期不定期到集团向他们汇报镇康的发展情况和红云帮扶项目的实施情况,告诉他们,我们会用好每一分钱,把项目建设好,管理好,让它长期发挥作用。”

每次,红云领导到镇康,镇康的党政领导都要迎送到102公里镇康和都县交界的地方,郭照荣说:“不是摆谱,我们要从每一个细节上感谢他们。”

12月9日,在陪记者采访一个红云希望小学过程中,郭照荣在红云赠送的一台电脑上摸到灰尘,他发火了,“我要批评他们,怎么能这么不珍惜红云的劳动!”

扶贫成为道德标尺以后,红云扶贫就不仅仅是企业行为了,而是变成了每一个职工自发的个人行为,江波告诉记者,许多职工争抢帮扶贫困学生的名额。

职工刘嘉伟是广东人,大学毕业后来到红云工作,扶贫开始了,有一天他亲自找到华业顺,说要要在镇康帮助两个学生上学,问他为什么要捐钱,他说:“我小时候上学挺难,理解不了学的痛苦,现在每月拿出几百元拿得起。”

“2007年至2009年实施‘对口帮扶’项目,在镇康、富宁,我们投入了1840万元;2008年至2010年的‘兴边富民’,我们已经分别和镇康、富宁、会泽、巧家签署了协议,协议帮扶资金总共是4100万元。下一步红云集团挂钩的弥勒、澜沧两个县也要统筹纳入帮扶。”华业顺介绍说。

“从产品而言,红云业已创造出并拥有当今中国经济附加值极高、消费者口碑极好、知名度极大的品牌,但红云人不满足,他们还要创造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品牌。”一直关注红云

公益事业走向的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木秉弘说,“因为烟草企业的产品,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而言,想在既满足消费者‘过瘾’又对身体绝对无害之间寻找平衡点,还做不到,红云把目光投在产品之外——扶贫,是有百利无一害的盛举。”

于是,对红云人,尤其是对社会人来说,经过2005年至2007年为期3年的努力,红云诞生了一个最光荣的品牌——这就是反哺4500万云南人民的扶贫伟业!

红云总裁朱绍明多次说:“红云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集团,红云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全省4000多万父老乡亲的关心和厚爱,创造效益和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展,发展目标就是要在云南烟草领域领先、领军、领跑,我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支持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实,这就是红云领导层的共识。许力为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观点:“首先,红云是国有企业,回报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红云的成长离不开全省人民的支持。再次,它坐落在云南,每年创造两三百亿的利税,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把云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把扶贫济困、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看成是与集团自身发展同样重要的事情。”总裁朱绍明这样阐述红云对扶贫工作的认识。

今年11月8日,云南烟草企业实现了“3变2”格局,新成立的红云红河集团西到新疆,北抵山西、内蒙古,按照红云红河集团的“感恩心”,或许,若干年以后,红云红河集团会把自己定位为“十三亿人民的企业”。

没有偏狭,只有海量;没有排斥,只有包容。

同时,在原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会泽卷烟厂各自己多年作慈善的良好基础上,“公益扶贫”这个“品牌”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响,越做越靓丽。

如同其主产品一样,红云在做“公益扶贫”这个品牌时既带有决策者、参与者个人的情感经历,更有若干理性而科学的智慧之道。

首先是探寻贫困的真正原因,其次在帮扶的过程中把企业的项目管理经验应用于其中。“先号脉,后下方子,再抓药,找准患处,药石并进。”华业顺用近乎规范的中医术语道出了红云“扶真贫”的核心实质。

富宁县皈朝镇小河口村人多地少,自然条件适合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红云挂钩帮扶富宁后,根据该村具体情况,建议该村变种水稻为栽巨峰葡萄,大力发展养殖业和沼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循环农业,红云按户均10000元,投入了100万元,两年后,该村村委会主任韦成江说:“不种水稻栽葡萄,大力发展养殖业,村民早已脱贫,现在最低收入的农户一年有两万元,多的达到10多万元。红云扶贫真正扶到了点子上。”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这是莎拉·布莱曼名曲《斯卡堡集市》的首句,这句“你要去斯卡堡赶集吗?”被天使布莱曼演绎得善美尽善,令人百听不厌。这首歌唱出了对情人的希冀,对集市交易的向往,唱出了斯卡堡集市鲜活的心灵。集市,对于人的商品、信息和情感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电力、交通、通信不发达的山区。

巧家山高坡陡,农民有点商品要交易很困难,这是山区农民的“患处”,而对于他们来说,有个条件好的乡村农贸市场更是一种憧憬。这一切被红云看在眼里,投资80万元建设了水塘村和杨家湾两个农贸市场。

水塘村集市目前已经建成,每逢农历双日,周围3个乡镇、几十个自然村的村民就来赶集,交易商品,互通有无,这个乡街子是村民们交易货物、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平台,惠及1.5万人。“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没有这种感觉,水塘村村委会主任何国才指着冬日阳光下在街边吃碗凉粉的村民说:“在我们这里,能赶集能买点好吃的,是很享受的事情。”

许力为介绍说:“新一轮扶贫已经开始了,我们决定把三年的扶贫资金提前投放,让乡亲们早日用上水、电,早日把路修通,扶贫投入侧重在民生工程上,如水、电、路工程、教育等。”他告诉记者,今后每年集团将继续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加大投入,加快投入。

“2007年至2009年实施‘对口帮扶’项目,在镇康、富宁,我们投入了1840万元;2008年至2010年的‘兴边富民’,我们已经分别和镇康、富宁、会泽、巧家签署了协议,协议帮扶资金总共是4100万元。下一步红云集团挂钩的弥勒、澜沧两个县也要统筹纳入帮扶。”华业顺介绍说。

“从产品而言,红云业已创造出并拥有当今中国经济附加值极高、消费者口碑极好、知名度极大的品牌,但红云人不满足,他们还要创造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品牌。”一直关注红云

公益事业走向的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木秉弘说,“因为烟草企业的产品,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而言,想在既满足消费者‘过瘾’又对身体绝对无害之间寻找平衡点,还做不到,红云把目光投在产品之外——扶贫,是有百利无一害的盛举。”

于是,对红云人,尤其是对社会人来说,经过2005年至2007年为期3年的努力,红云诞生了一个最光荣的品牌——这就是反哺4500万云南人民的扶贫伟业!

红云总裁朱绍明多次说:“红云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集团,红云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全省4000多万父老乡亲的关心和厚爱,创造效益和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展,发展目标就是要在云南烟草领域领先、领军、领跑,我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支持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实,这就是红云领导层的共识。许力为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观点:“首先,红云是国有企业,回报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红云的成长离不开全省人民的支持。再次,它坐落在云南,每年创造两三百亿的利税,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把云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把扶贫济困、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看成是与集团自身发展同样重要的事情。”总裁朱绍明这样阐述红云对扶贫工作的认识。

今年11月8日,云南烟草企业实现了“3变2”格局,新成立的红云红河集团西到新疆,北抵山西、内蒙古,按照红云红河集团的“感恩心”,或许,若干年以后,红云红河集团会把自己定位为“十三亿人民的企业”。

没有偏狭,只有海量;没有排斥,只有包容。同时,在原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会泽卷烟厂各自己多年作慈善的良好基础上,“公益扶贫”这个“品牌”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响,越做越靓丽。

如同其主产品一样,红云在做“公益扶贫”这个品牌时既带有决策者、参与者个人的情感经历,更有若干理性而科学的智慧之道。

首先是探寻贫困的真正原因,其次在帮扶的过程中把企业的项目管理经验应用于其中。“先号脉,后下方子,再抓药,找准患处,药石并进。”华业顺用近乎规范的中医术语道出了红云“扶真贫”的核心实质。

富宁县皈朝镇小河口村人多地少,自然条件适合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红云挂钩帮扶富宁后,根据该村具体情况,建议该村变种水稻为栽巨峰葡萄,大力发展养殖业和沼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循环农业,红云按户均10000元,投入了100万元,两年后,该村村委会主任韦成江说:“不种水稻栽葡萄,大力发展养殖业,村民早已脱贫,现在最低收入的农户一年有两万元,多的达到10多万元。红云扶贫真正扶到了点子上。”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这是莎拉·布莱曼名曲《斯卡堡集市》的首句,这句“你要去斯卡堡赶集吗?”被天使布莱曼演绎得善美尽善,令人百听不厌。这首歌唱出了对情人的希冀,对集市交易的向往,唱出了斯卡堡集市鲜活的心灵。集市,对于人的商品、信息和情感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电力、交通、通信不发达的山区。

巧家山高坡陡,农民有点商品要交易很困难,这是山区农民的“患处”,而对于他们来说,有个条件好的乡村农贸市场更是一种憧憬。这一切被红云看在眼里,投资80万元建设了水塘村和杨家湾两个农贸市场。

水塘村集市目前已经建成,每逢农历双日,周围3个乡镇、几十个自然村的村民就来赶集,交易商品,互通有无,这个乡街子是村民们交易货物、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平台,惠及1.5万人。“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没有这种感觉,水塘村村委会主任何国才指着冬日阳光下在街边吃碗凉粉的村民说:“在我们这里,能赶集能买点好吃的,是很享受的事情。”

许力为介绍说:“新一轮扶贫已经开始了,我们决定把三年的扶贫资金提前投放,让乡亲们早日用上水、电,早日把路修通,扶贫投入侧重在民生工程上,如水、电、路工程、教育等。”他告诉记者,今后每年集团将继续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加大投入,加快投入。

“2007年至2009年实施‘对口帮扶’项目,在镇康、富宁,我们投入了1840万元;2008年至2010年的‘兴边富民’,我们已经分别和镇康、富宁、会泽、巧家签署了协议,协议帮扶资金总共是4100万元。下一步红云集团挂钩的弥勒、澜沧两个县也要统筹纳入帮扶。”华业顺介绍说。

“从产品而言,红云业已创造出并拥有当今中国经济附加值极高、消费者口碑极好、知名度极大的品牌,但红云人不满足,他们还要创造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品牌。”一直关注红云

公益事业走向的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木秉弘说,“因为烟草企业的产品,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而言,想在既满足消费者‘过瘾’又对身体绝对无害之间寻找平衡点,还做不到,红云把目光投在产品之外——扶贫,是有百利无一害的盛举。”

于是,对红云人,尤其是对社会人来说,经过2005年至2007年为期3年的努力,红云诞生了一个最光荣的品牌——这就是反哺4500万云南人民的扶贫伟业!

红云总裁朱绍明多次说:“红云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集团,红云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全省4000多万父老乡亲的关心和厚爱,创造效益和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展,发展目标就是要在云南烟草领域领先、领军、领跑,我们更有义务和责任支持云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实,这就是红云领导层的共识。许力为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观点:“首先,红云是国有企业,回报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红云的成长离不开全省人民的支持。再次,它坐落在云南,每年创造两三百亿的利税,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把云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把扶贫济困、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看成是与集团自身发展同样重要的事情。”总裁朱绍明这样阐述红云对扶贫工作的认识。

今年11月8日,云南烟草企业实现了“3变2”格局,新成立的红云红河集团西到新疆,北抵山西、内蒙古,按照红云红河集团的“感恩心”,或许,若干年以后,红云红河集团会把自己定位为“十三亿人民的企业”。

没有偏狭,只有海量;没有排斥,只有包容。同时,在原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会泽卷烟厂各自己多年作慈善的良好基础上,“公益扶贫”这个“品牌”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响,越做越靓丽。